

圓悟和尚投機，偈曰：金鴨香消，錦繡帷笙歌叢裡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

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山云：猿抱子歸青嶂，後鳥脚花落碧巖前。法眼後大悟云：我二十年錯作境話會。

僧問投子：宗道者如何？是道者家風者云：袈裟裏草鞋。僧云：不審意旨如何？者云：赤脚下銅城。

夾山云：我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有僧問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山云：是僧便掀倒禪床，山休去。至明日普

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日問話僧來，山云：老僧二十年只說無義話，令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中。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打殺埋此坑中。其僧束裝潛去。

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南泉因趙州問：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云：還可假趣向否？泉云：擬向即乖。州云：不擬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大虛廓然，洞豁豈可強是非也。州於言下大悟。

趙州一日在南泉時在井樓上打水見泉過乃抱定柱懸一脚云相救相救泉遂於踏梯上打云一二三四五師便下樓具威儀上方丈云適來謝和尚相救虛堂代云老僧不著便

夾山云路逢死地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虛堂頌云擔板漢沒拘束餓死首陽山誓不食周粟

慈明平生以事事無碍行心凡聖所不能測

大燈國師云如何是透脫一路如何是身心不二如何是因果

僧問雲居簡禪師維摩是過去金粟如來因甚在釋

迦如來會下聽法簡曰不是佗爭人我

或庵主示衆曰西天胡子因甚無鬚

南泉示衆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曹山和尚因僧問曰清稅孤貧乞師賑濟山云稅闌梨稅應諾山云青原白家三盞酒喫了猶道未温

唇

圓悟云維摩乃過去古佛亦有眷屬助佛宣化具不可思議辨才有不可思議境界有不可思議神通妙用於方丈室中容三萬二千獅子寶座與八萬大衆亦不寬狹且道是什麼道理喚作神通妙用

得麼且莫錯會

佛性禪師三轉語曰向上一路千聖共行調達因甚入地獄達磨不來東上二祖不往西天玄沙因甚墜破脚指頭打破虛空底人向甚麼處安著

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七步周行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拈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合喫劫貴要天下大平耶那覺云雲門可謂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僧問南泉端居丈室將何指示人泉云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曉起來失却火

滌山與仰山摘茶次滌云終日只聞子聲不見子形仰遂撼茶樹滌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滌云放子三十棒

百丈云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六祖因問南岳讓和尚云甚處來讓云嵩山安國師處來祖云恁麼來物是誰讓經八年方下語云說似一物卽不中祖云還假修證否讓云修證則不無染汚則不得

洛浦因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浦云

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

雲門僧問如何是雲門，一曲門曰臘月二十五。

趙州到黃檗，檗見來便閉劫門。州於法堂內把火，云救火救火，檗便出擒住，云道道州云賊過後張弓，黃檗對臨濟施六十烏藤。

光明藏鎮州三聖院，惠然禪師章寶曇曰：臨濟之門有寶壽三聖，與化猶馬祖之門有百丈南泉歸宗也。百丈似馬祖而有氣力，歸宗似馬祖而絕豪邁，南泉似馬祖而絕恢廓。以是知寶壽似臨濟而篤實，三聖似臨濟而駿發，與化似臨濟而困粹。篤實

在青天喫棒處，打胡釘鉸處，見駿發在寂子打香嚴處，推倒德山滅劫正法眼藏處，見困粹在紫羅帳裡撒真珠與面前橫兩遭處，見雖然各得其一，猶爲百世臨濟。況得其全，豈不爲千萬世臨濟哉！愚常恨棒喝不施於今世臨濟，道微豈後之學者力有所不能堪，抑其師之有所未盡其旨，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興化一辨香自艱難辛苦得之，所以盛大。

風穴上堂云：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眾，乃曰：正恁麼時，且說箇甚麼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

說箇甚麼念法華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麼不祇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去也

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作麼生是密付底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道一變至於何處法華曰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

葛藤集卷上終

葛藤集卷下

龍潭信禪師因德山侍立抵夜師云更深子何不下去山遂珍重揭簾而出見外面黑却回云門外黑師乃點紙燭度與山山擬接師便吹滅山當下大悟作禮師云見箇甚麼道理山云某甲從今日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師至明日上堂告衆云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山遂取平日疏鈔於法堂前提起云窮諸玄辨若一毫致於大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將疏鈔便燒却禮辭而

去

洞山和尚一生住院土地神覓他蹤跡不見一日厨前拋撒米麩洞山起心曰常住物色何得作踐如此土地神遂得一見便禮拜

興化獎禪師一日謂克賓維那云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云我不入這保社師云你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賓云總不恁麼師便打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設饋飯次日興化入堂白槌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仍須出院賓後出世住大行山嗣興化

麻谷一日紙帳內坐以手巾蓋頭披雲入見便作突聲良久入去法堂繞禪床一匝再來谷去却手巾而坐雲云死中得活萬中無一谷下床作抽坐具勢雲近前把住曰前死後活你還甘否谷云甘卽甘阿師堪作什麼雲推開云知道你前言不副後語

撫州踈山仁禪師因主事僧爲師造壽塔了來白師師曰汝將幾錢與匠人僧云一切在和尙師云爲將三文與匠人好爲將兩文與匠人好爲將一文與匠人好若道得與吾親造壽塔其僧茫然羅山

時在大庾嶺住庵後有僧到大嶺舉似前話嶺云
還有人道得麼僧云未有人道得嶺云你歸舉似
踈山道若將三文與匠人和尙此生決定不得塔
若將兩文與匠人和尙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
一文與匠人帶累匠人眉鬚墮落僧回舉似踈山
師具威儀遙望大嶺禮拜讚歎云將謂無人大庾
嶺有古佛放光射至此間雖然也是臘月裡蓮花
大嶺聞得云我與麼道早是龜毛長數尺

南泉一日喚院主主應諾師云佛九十日在忉利天
爲母說法優填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轉攝匠

人往彼彫佛像只彫得三十一相爲甚麼梵音相
彫不得主便問如何是梵音相師云賺殺人古德
頌云紫金光聚照山河天上人間意氣多曾勅文
殊領徒衆毘耶城裡問維摩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因拈竹篋示衆云汝等諸人若
喚作竹篋卽觸喚不作竹篋子卽背汝諸人且喚
作什麼時葉縣省和尙在會下乃近前掣得折作
兩截拋向階下却云是什麼師云瞎大惠禪師拈
云速道速道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華示衆此時人天百萬悉皆罔

措獨有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言吾有正法眼
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
別傳付囑大迦葉

迦葉因阿難問云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法迦
葉召云阿難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着難
於言下大悟

廣惠璉因楊大年問曰承聞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
人踈於財利況南閻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
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乎璉曰幡竿尖
上鐵龍頭大年曰海壇馬子似驢大璉云楚鷄不

是丹山鳳大年曰佛滅二千年比丘少慚愧投機
偈曰八角磨盤空裡走金色獅子變作狗擬欲藏
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

乾峰和尚僧因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
頭在何處處峰拈起主丈劃一劃曰在這裡後僧
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踔跳上三十三天
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頤盆會麼
洪州江西馬祖大寂禪師參侍南岳密受心印蓋拔
同參住傳心法院常日坐禪讓知是法器往師處
問曰大德座禪圖箇什麼師云圖作佛讓乃取一

博於師菴前石上磨師遂問作什麼讓曰磨作鏡
師云磨博豈得成鏡耶讓云座禪豈得作佛耶師
曰如何卽是讓云如人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
打牛卽是師無對讓又示曰汝爲學坐禪爲學坐
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
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
達其理師聞示誨如飲醍醐

石霜素侍者聞之右田毛巖乃生緣也晚寓湘西鹿
苑以閑談自牧兜率悅公時未出世與之隣室有
客惠生荔枝悅命素曰此乃老人鄉果可同餉也

素慨然曰自先師去世不見此矣悅從而問之師
爲誰耶對以慈明悅乃乘閑致密歎其緒餘素因
問子曾見何人悅以真淨文和尚告之素曰文又
見誰耶悅曰南禪師素曰南禪頭在石霜不久其
道盛如此悅益駭異尋袖香咨扣素曰吾福鮮緣
寡豈可爲人師但子之見解試吐露看悅卽具陳
素云只可入佛不可入魔須知古德謂末後一句
始到牢關悅擬對又遽問以無爲如何說悅又擬
對而素忽高笑悅恍然有得故嘗以語無盡居士
張公逮崇寧三禪寂音尊者謁無盡居士於峽州

善谿無盡曰昔見真淨老師于歸宗因語及兜率所謂末後句語尙未終而真淨忽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用信既見其盛怒不敢更陳曲折然惜真淨不知此也寂音曰相公惟知兜率口授末后句至於真淨老師真藥現前而不能弁何也無盡駭曰真淨果有此意那寂音徐曰疑則別參無盡於言下頓見真淨用處

大惠曰佛是衆生藥衆生病除藥亦無用或病去藥存入佛境界而不能入魔境界其病與衆生之未除之病等病瘥藥除佛魔俱拂始於此段大事

因緣有少分相應耳張子韶一日問大惠曰前輩既得了何故理會臨濟四料棟則甚議論問大惠曰公之所見只可入佛不可入魔豈可不從料棟中去耶公遂舉克符問臨濟至人境兩俱奪不覺欣然大惠曰余則不然公曰師意如何大惠曰打破蔡州城殺却吳元濟公於言下得大自在

松源岳和尚三轉語云大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開口爲甚不在舌頭上明眼人因甚脚跟下紅絲線不斷

虛堂在靈隱鷲峰塔杜絕世諦衲子請益遂立三問

示之各令著語一己眼未明底因甚將虛空作布
袴著二劃地爲牢底因甚透者箇不過三入海算
沙底因甚針鋒頭上翹足

大燈國師示衆云朝結眉夕交眉我何似生露柱終
日往來我因甚麼不動若透得這兩轉語一生參
學事畢矣三段不同收歸上科

虛堂上堂舉南泉住菴時一僧到泉曰我上山作務
齋時做飯了送一分來其僧飯了將家事一時打
碎就床上臥泉伺久不來遂飯見僧臥泉亦臥僧
便起去泉住後曰我往前住庵時有箇靈利道者

至今不見師曰王老師若不顧錐頭利者僧要起
去不得雖然石厭笋斜出岸懸花倒生頌曰
短袴長衫白苧巾咿々日下急推輪洛陽路上相
逢着尽是經商買賣人

慈明圓禪師冬至日榜僧堂前作此相畫申才四題
其右云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一見謂衆
云和尚今日放參

虛堂別首座云某甲代和尚下延壽堂東堂顏拈
云鐵輪天子下閻浮急急如律令畫甲才四
慈明圓禪師一日於方丈內安一盆水上橫一口劍

下着一雙艸鞋橫按主丈而坐見僧入門便指僧擬議師卽棒

雲門曰世界恁麼廣濶因甚向鐘聲裡披七條

滄山問仰山寂子心識微細流注無來幾年仰山不

敢答却云和尚無來幾年矣滄山云老僧無來已

七年滄山又問寂子如何仰山云惠寂正鬧

法雲泉和尚示衆云老僧熙寧三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是年華山崩陷了八十里人家汝輩後生茄子剎子那裡知得

仰山寂禪師住東平時滄山附書并鏡一面至師陞

座授書乃提起鏡示衆曰大衆滄山將鏡來而今且道是滄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滄山寄來若道是滄山鏡又在東平這裡道得卽存取道不得卽打破去也如是三舉衆皆無對師乃撲破

五祖戒代云更請和尚說道理看鶩奪打破雲門一日云宗門作麼生舉令代云吽

陳操一日與衆官登樓次望見數僧來一官人云來者總是禪僧操云不是官人云焉知不是操云待近來與汝勘過僧到樓前操驚召云上座僧舉頭

操謂衆官云不信道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抱定曰正與麼時如何主曰古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歸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祇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却庵龍牙是曹洞下尊宿若是德山臨濟門下別有生涯慈明因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明云一言已出驢馬難追

法身喫飯話 師云作麼生是汝喫飯底師云作麼生是汝全體師云身與心相去多少

虛堂上堂舉立沙問鏡清曰不見一法是大過患汝道不見甚广法清指露柱曰莫是不見者箇法广沙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在此虛堂曰也好莫是兩字會广寒雲抱幽石霜月照清池

臨濟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三要印開朱點側未容擬議主賓分問如何是第二句師云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問如何是第三句師云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都來裡有入師又曰一句語須具三立門一立門須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下座

華嚴之四法界理法界事法界理事無碍法界事々
無碍法界

洞山示衆云初秋夏未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
無寸草處去復云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僧舉似石
霜霜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後洞山聞云大唐國
裡能有幾箇人

曹山僧問承教有言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海山云
包含萬有僧曰爲什麼不宿死屍山云絕氣者不
著僧云既是包含萬有爲什麼絕氣者不著山云
萬有非其功絕氣有其德僧云向上還有事也無

山云道有道無卽得爭奈龍王按劍何

毘婆尸佛傳法偈云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
形像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

靈樹生生不失通雲門凡三生爲王所以失通

殃崛摩羅因持鉢入城到一長者家值其婦產難長
者告云沙門是佛弟子有何方便救得我家產難
殃崛云我乍入道未知此法當去問佛却來相報
乃遽返白佛具陳上事佛告云汝速去說我自從
得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依佛所說往告長者
者婦聞之當時分免子子平安

岩頭值會昌沙汰而後於鄂州湖邊作渡子一日因
一婆子抱一孩兒來乃問呈撓舞棹卽不問且道
婆子手中兒甚處得來頭以撓便打婆曰婆生七
子六箇不遇知音只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
中

壽州良遂座主參麻谷谷見來便携鋤入菜園鋤草
略不相顧便歸方文次日復參谷便閉却門遂扣
門谷曰誰遂應聲未經豁然大悟曰和尚莫謾良
遂好若不來見和尚幾被經論賺過一生後來告
衆曰良遂知處諸人不知諸人知處良遂總知

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和尚古德云了卽業障本來空
未了應須償宿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爲甚
麼得償債去沙云大德不識本來空月曰如何是
本來空沙云業障是如何是業障沙云本來空是
月無語沙以偈示之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
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

大燈之鐵話

古德曰佛教說律致祖意說機關

無門開禪師舉德山托鉢話曰若是末後句岩頭德
山俱未夢見在檢點將來好似一棚傀儡頌云識

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末後與最初不是者一句
慈明婆近寺而居人莫之測慈明乘閑必至彼一日
當參粥罷久之不聞搥鼓楊岐爲監寺問行者今
日當參何不擊鼓云和尚出未歸徑往婆處見明
執爨婆煮粥岐云和尚今日當參大眾久待何以
不歸明日爾下得一轉語卽歸下不得各自東西
去楊岐以笠子蓋頭上行數步明大喜遂同歸
慈明圓禪師因泉大道來參明問曰白雲橫谷口道
人何處來泉顧視左右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
墳師呵云未在更道泉作虎聲師打一坐具泉推

倒慈明明亦作虎聲泉退身大嘆云我參七十餘
員善知識惟師可以繼得臨濟正宗

慈明圓禪師謁神昇誣禪師誣望尊一時衲子非人
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師髮長不剪剃弊衣楚音
通稱法姪一衆大笑神昇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
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神昇杖而出顧見傾然
問曰汾陽有西河師子是不師指其後絕叫曰屋
倒矣童子返走神昇回顧相嬰鏘師地坐脫隻履
而視之誣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
行且語云見面不如聞名遂去神昇遣人追之不

聞乃咲云汾陽乃有此兒耶

維摩經云本有圓成佛爲甚還作迷倒衆生

臨濟上堂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下禪床把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

僧問臨濟如何是四種無相境師曰爾一念心疑被地來礙爾一念心愛被水來溺爾一念心嗔被火來燒爾一念心喜被風來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轉東涌西沒南涌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履

水如地履地如水緣何如此爲達四大如夢如幻故

臨濟問僧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金毛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

臨濟錄馬防序曰唯餘一喝尙要商量

臨濟因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云賓主歷然師云大眾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坐卽下座

臨濟禪師示衆云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主客相見

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
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獅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
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
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學人便喝前人不肯放此
是膏盲之病不堪醫喚作客看主或是善知識不
拈出物隨學人間處即奪學人被奪抵死不放此
是主看客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
善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院裏學人言大好善
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
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善知識更

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呼爲客看客
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以目視禪床角頭拂子祖
見來拈拂子豎起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
於舊處侍立片時祖曰爾已後鼓兩片皮如何爲
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
於舊處祖便振威一喝丈大悟後來謂黃檗云我
當時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不覺悚然
吐舌

楊岐問慈明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明云
我行荒草裡汝又入深村岐云官不容針更借一

問得麼明便喝。岐云好一喝。明亦喝。岐又喝。明連喝兩喝。岐便禮拜。明云：「這事是箇人正能擔荷。岐拂袖出。」

虛堂拈云：「喬木入幽谷，養子之緣。慈明爲甚麼，連喝兩喝。」

興化禪師因同參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行三兩步，師又喝。僧亦喝。須臾，近前師拈棒，僧又喝。師云：「爾看這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便打。直打下法堂，師則歸方丈。有僧問：「適來僧有甚言句觸忤和尚？」師云：「是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

我將手向伊面前劃一劃，到這裡却用不得。似這瞎漢，不打更待幾時？」

南院示衆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有僧出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南院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猶是學人疑處。』院云：『作麼生？』是爾疑處。僧云：『失院便打其僧，不肯院便趕出。』僧後到雲門，會裡舉前話，有一僧云：『南院捧折，那其僧豁然有省，且道意在什麼處？』其僧却回見南院，院適已遷化，却見風穴。纔禮拜，穴云：『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底僧麼？』僧云：『是穴云：『爾當時作』』

麼生會僧云某甲當初時如燈影裡行相似穴云
儼會也

虎堂上堂主丈子尋常口吧々地道我能縱能奪能
殺能活及問他遠法師因甚不過虎溪便道不得
且道病在那裡

臨濟初在黃檗會下行業純一首座乃歎曰雖是後
生與衆有異遂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云三年首
座云曾參問也無師云不曾參問不知問箇什麼
首座云汝何不去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
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黃檗便打師下來首座云

問話作麼生師云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
不會首座云但更去問師又去問黃檗又打如是
三度發問三度被打師來自首座云幸蒙慈悲令
某甲問訊和尚三度發問三度被打自恨障緣不
領深旨今且辭去首座云汝若去時須辭和尚去
師禮拜退首座先到和尚處云問話底後生甚是
如法若來辭時方便接他向後穿鑿成一株大樹
與天下人作蔭涼去在師去辭黃檗云不得往別
處去汝向高安灘頭大愚處去必爲汝說師到大
愚大愚問什麼處來師云黃檗處來大愚云黃檗

有、何、言、句、師云某甲三度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大愚云黃檗與麼老婆、爲、汝、得、徹、困、更、來、這、裡、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大愚擗住云這尿床、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爾見箇什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脇下築三拳、大愚托開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回黃檗、黃檗見來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什麼了期、師云祇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黃檗問什麼處去來、師云昨奉慈旨、令參大愚去來、黃檗

云大愚有何言句、師遂舉前話、黃檗云作麼生得這漢來待痛與一頓、師云說什麼待來、卽今便喫、隨後便掌黃檗云這風顛漢却來這裡捋虎鬚、師便喝黃檗云侍者引這風顛漢參堂去、後瀉山舉此話、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山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洞山初參雲門、門問云近離甚處、山云渣渡門云夏在甚麼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中山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爾三頓棒參堂去、師晚間入室、親近問云某甲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

湖南便恁麼去。洞山於言下豁然大悟。遂云某甲他日向無人烟處卓箇庵子。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常接待往來十方大善知識。盡與伊抽却釘。拔却楔。拈却膩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盡令洒洒落落地。作箇無事人去。門云身如椰子。大開得許大口。洞山便辭去。

慈明謂黃龍云。書記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曰放洞山三頓棒。洞山于時應打不應打。龍曰。應打。慈明色莊而言。聞三頓棒聲。便是喫棒。則汝自且及暮。聞鴉鳴。鵲噪。鐘魚鼓板之聲。亦應喫棒。喫棒何時。

當已哉。龍瞠而却。慈明云。吾始疑不堪。汝師今可矣。即使拜。

趙州到一庵主處。問有麼。庵主豎起拳頭。州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庵主處。問有麼。庵主又豎起拳頭。州云。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瑯琊覺云。先照後用。露獅子之爪牙。先用後照。縱象王之威猛。照用同時。如龍得水。致雨騰雲。照用不同時。提辨嬌兒。撫恰愛子。此古德建立法門。爲合。如是不合。如是若如是。似紀信乘九龍之輦。若不合。如是若項羽失千里之騅。還有人爲瑯琊出氣。

也無如無山僧自道去也卓拄杖下座

臨濟禪師栽松次黃檗問深山裏栽許多作什麼師云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鑊頭打地三下黃檗云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以鑊頭打地三下作噓噓聲黃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後瀉山舉此語問仰山黃檗當時祇囑臨濟一人更有人在仰山云有祇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瀉山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汝但舉看仰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讖風穴和尚也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有一老宿見日影透窓問曰爲復窓就日日就窓師曰長老房內有客歸去好師問南泉曰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南泉曰有師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師曰恁麼即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麼師伯作麼生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師伯說曰我太然爲汝說了也

德山小參云老僧今夜不答話有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在也未問話爲什麼打山云爾是何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

船舷好與三十棒僧於此有省 法眼拈云大
小德山話作兩概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
豆云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
亦未可在何故德山大似握閩外威權有當斷不
斷還招其亂底劍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着
露柱底箇瞎漢

臨濟臨遷化時據坐云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
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云已後
有人問爾向他道什麼三聖便喝師云誰知吾正
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端然示寂

昔有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乃問長沙云百千諸佛
但聞其名未審居何國上還化物也無沙云黃鶴
樓崔顥題詩後秀才曾題也未拙云未曾題沙云
得閑題取一篇也好

風穴在南院會下作園頭一日院到園裏問云南方
一棒作麼生商量穴云作奇特商量穴却問和尚
此間作麼生商量院拈棒起云捧下無生忍臨機
不讓師穴於是豁然大悟

僧問洞山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山云趣向水牯牛
群裡去僧云和尚入地獄如箭山云全得他力

眞淨一日謂老黃龍曰白雲端頌臨濟三頓捧與某甲見處一般南云爾如何會他底淨便舉頌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趨趨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龍喝云白雲會爾不會鵝林云代眞淨如何道

雪峯因僧辭問甚處去僧云禮拜徑山和尚去峯云徑山忽問爾此間佛法如何爾作麼生道僧云待問更道峯便打却回問鏡清云者僧過在甚處便喫捧清曰問得徑山徹困也峰云徑山在浙中因甚問得徹困清云不見道遠問近對峰休去虛堂

代云魯般繩墨

文殊一日令善財去採藥云不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採將來善財乃拈一枝草度與文殊文殊提起示衆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僧問投子如何是佛子云佛如何是道子云道如何是禪子云禪又問月未圓時如何子云吞却三箇四箇圓後如何子云吐却七箇八箇

香林遠居雲門左右十八年雲門常只喚遠侍者纔應諾門云是什麼香林當時也下語呈見解弄精

魂終不相契。一日忽云我會也。門云何不向上道將來。又住三年。

楞嚴經佛謂阿難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鹿門守廓侍者問德山曰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云作麼作麼。廓云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休去。明日浴出廓度茶與山。山撫廓背一下云昨日公案作麼生。廓云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後虛堂拈云盡謂德山兩處休去。是養子緣殊不知鬧市裡打靜槌。死水裡設羈絆。

長沙翫月次。仰山指月云人人盡有這箇。只是用不

得沙云恰是便倩。爾用那。仰山云試用看。沙一踏踏倒。仰山起云師叔一似箇大虫。

趙州行脚時參臨濟禪師。遇師洗脚。次州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恰值老僧洗脚。州近前作聽勢。師云更要。第二杓惡水潑在州便下去。

松源上堂舉趙州訪臨濟。州纔洗脚。濟便下來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正值老僧洗脚。濟近前作聽勢。州云會則會。啗啄麼。濟拂袖便行。州云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爲人下注脚。

源云半雨半晴。桃紅李白點著。便行不學啗啄。那

箇是它錯下注脚處試道看

臨濟晚參示衆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
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

陸亘大夫參南泉泉遷化亘聞喪入寺下祭却呵呵
大笑院主云先師與大夫有師資之義何不哭大
夫云道得卽哭院主無語亘大哭云蒼天蒼天先
師去世遠矣後來長慶聞云大夫含笑不可哭
林際四照用 先照後用 先用後照 照用同時
照用不同時

乾峰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二雲

門出衆云昨日在一僧從天台來却往南岳去峰
云典座今日不得普請

南泉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各與三十
棒貶向二鐵圍山去也時趙州出衆云和尚棒教
誰喫泉云王老師有什麼過州禮拜

靈山徹翁和尚遺誠云如來正法眼藏無付人自荷
擔至彌勒佛下生噫

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
當念

白居易問烏窠和尚禪師坐處甚危險窠曰老僧有

甚危險侍郎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
有窠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窠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曰三歲孩
兒也解恁麼道窠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
行不得白遂作禮而去

凌行婆問浮盃和尚盡力道不得底一句還分付阿

誰盃云浮盃無剩語

經云色卽是空空卽是色

運菴和尚上堂舉臨濟入京教化至一家門首云家
常添鉢婆云大無厭生菴拈云婆死而不吊

趙州謂衆曰我行脚到南方向火爐頭有箇無賓主
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

滄山祐禪師舉一粒米云百千萬粒從這一粒生此
一粒自何生自云此一粒莫輕

王常侍參睦州蹤禪師一日蹤問今日何故入院遲
王云爲看馬打毬所以來遲蹤云人打毬馬打毬
王云人打毬蹤云人困麼王云困蹤云馬困麼王
云困蹤云露柱困麼王恤然無對歸至私第中夜
間忽然省得明日見蹤云某甲會得昨日事也蹤
云露柱困麼王云困蹤遂許之佛眼遠禪師云此

是達磨大師宗旨露柱不解打毬如何却困還有
明得者麼人困馬困露柱之困始是困好於言下
證無生莫向言中尋尺寸百丈若無隻耳聾臨濟
爭解領三頓盡將業識作流轉此道今人弄如糞
經云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
長水問琅琊覺和尚如何是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
河大地覺勵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水言下領悟

臨濟禪師因有座主問三乘十二分教豈不是明佛
性師云荒艸不曾鋤主云佛豈賺人也師云佛在

什麼處主無語

關山國師因會夢窓國師上堂乃出問金翅鳥王當
宇宙天龍向何處回避窓即披頭袈裟隱椅子下
山即禮拜大燈聞云我從來疑著者漢

雲門示衆云折半裂三針筒鼻孔在甚麼處爲我一
拈出來看自代云上中下

大惠普說阿含經中有三卷盡說齋僧功德宣律師
問韋馱天何等功德最大答云齋僧功德最大

松源上堂云舉瑯琊道若論此事如洪鐘待扣聲應
長空如寶鑑當軒影臨萬像又道若論此事說甚

龍樹馬鳴提婆鷲子辨似懸河智如流水莫能知之師云瑯琊恁麼割露也是官路販私鹽祖師云法無二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趙州云老僧拈一枝艸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枝艸用以至臨濟三玄三要汾陽十智同真無非是這箇時節如隔窓看馬騎眨眼便蹉過他分明向爾道要識是非面目見在爾若透得這金剛圈吞得這栗棘蓬不妨是箇明眼衲僧一在指東作西指鹿爲馬喚作世法也得喚作佛法也得道有也得道無也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

只麼得且道是箇什麼物得恁麼奇特良久云面目見在喝一喝下座

菩提宿將坐重圍劫外時聞木馬嘶寸刃不施魔膽碎望風先已豎降旗

普賢菩薩從佛華莊嚴三昧起普惠菩薩如雲興致二百問普賢菩薩如餅瀉以二千酬又何曾思量計校來蓋得法自在稱法性說

大惠普說爾要眞箇參但一切放下如大死人相似百不知百不會驀地向不知不會處得這一念子破佛也不奈爾何

擊動法鼓諸天龍神齊集道眼不明諸天龍神見爾
口黑煙寧不怖畏

南岳大惠禪師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味
花無相何壞復何成

古塔主曰空空法界本自無爲隨緣應現無所不爲
所以虛空世界萬像森羅四時陰陽否泰八節卯
木枯榮人天七趣聖賢諸佛五教三乘外道典籍
世出世間皆從此出放去無不從此法界流究竟
還歸此法界經云一切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法皆從此經出楞嚴曰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

微塵裡轉大法輪維摩曰或爲日月天梵王世界
主或時作地水或時作火風李長者云於法界海
知水示作魚龍處涅槃之大宅現陰陽而化物
僧問古德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現
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速道

東坡頌南無觀世音菩薩補陀巖上紅蓮舌不知成
佛是何時打刀須用并州鐵

仰山圓相因起圓相之作始於南陽忠國師以授待
者耽源源承識記傳于仰山遂目爲滄仰宗風明
州五峯良和尚嘗製四十則明教嵩禪師爲之序

稱道其美良曰總有六名曰圓相曰暗機曰義海
曰學海曰意語曰默論耽源謂仰山曰國師當時
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箇授與老僧乃曰
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
第傳授無令斷絕我今附汝汝當奉持遂將其本
過與山山接得一覽便將火燒却耽源一日問前
來諸相甚宜秘惜山曰當時看了便燒却也源曰
吾此法門無人能會唯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
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山曰惠寂一覽已知其意
但用得不可執本也源曰雖然如此於子即得後

人之不及山云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即重集一本
呈上更無遺失源曰然耽源上堂山出衆作此相
兩手拓呈了却又手立源以兩手交作舉示之山
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山便禮拜

宏智和尚四借 借功明位 借位明功 借借不
借 全超不借借

香巖云生解未分時如何是孩兒日用之三昧

古德云智不到處道一句

古德云如何是大死底

有人問惠覺禪師某甲平生愛殺牛還有罪否覺云

無罪曰爲什麼無罪覺曰殺一箇還一箇

宏智和尚八句一段光明亘古今有無照破脫情
塵當頭觸著彌天罪退步承當特地新紫極宮中
鳥抱卵銀河波底兔推輪是須妙手携來用百億
分身處處真

僧問慈明如何是道明曰蹈若不嗔

京兆米和尚因有老宿問月中斷井索時人喚作蛇
未審七師見佛喚作什麼米云若有佛見卽同衆
生宿云千年桃核

唐憲宗帝迎佛骨舍利入內供養夜放光明早朝宣

問群臣皆賀陛下聖德聖感唯韓愈不賀上宣問
羣臣皆賀卿何獨不賀愈奏云臣曾看佛書佛光
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龍神衛護之光帝問如何
是佛光愈無對因此罪謫潮州

趙州一日坐次侍者報云大王來也州云大王萬福
侍者云未到和尚州云又道來也

五祖演和尚云路逢達道人_レ不將語默對且道將甚
麼對

黃檗禮佛次大中見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
著衆求禮拜何所求檗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

著衆求常禮如是大中云作禮何爲便掌大中云大龜生槃云這裡什麼所在說龜說細又掌那吒太子折肉還母折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爲父母說法

鄧隱峯禪師一日推土車次馬大師展脚在路上坐師云請師收脚大師云已展不收師云進不退乃推車碾過大師脚損祖歸法堂執斧子曰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大師前引頸大師乃置斧

關山國師見僧來參便罵僧曰某甲爲生死事大特

來參見和尚因甚罵詈師曰我這裡無生死便打趨出

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汾湯禪師示衆云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縑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不中的翼折故空不能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真智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

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
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
徧普何人同真智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
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恪慈悲點不
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現
在不可久立珍重

欽山與巖頭雪峰到德山乃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
也恁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德山云汝試學天
皇龍潭底看欽山擬議德山便打欽山歸延壽堂
云是則是打我太煞巖頭云汝與麼他後莫道見

德山

夾山初住京口寺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
相又問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時道吾在座
失笑山請益散衆參船子省發後歸聚徒道吾令
僧往問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
法眼山云法眼無瑕僧回舉似道吾吾云者漢此
回方徹

茶陵郁和尚投機偈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埋
沒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

白雲端禪師語五祖演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

悟入處教伊說亦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

宋太宗帝一日擊鉢問丞相王隨云既是太庚嶺頭提不起為甚麼却在寡人手裡隨無對

臥輪禪師偈曰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相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

趙州一日同首座看石橋乃問首座是甚麼人造座云李膺師云造時向甚麼處下手座無對師云尋常說石橋問著下手處也不知

毘婆尸佛早留心直到如今不得妙

洞山价禪師因冬夜喫菓子次問泰首座云有一物

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備道過在甚麼處泰云過在動用中師乃喝令

撥却果卓
長慶稜禪師拈拄杖示眾云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

雲居悟禪師在龍門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云

既是龍門為甚麼却被蛇咬師即答果然現大人相後圓悟問曰龍門有此僧東山法道未寂寥

南陽忠國師因紫璘供奉擬註思益經師乃問大德

凡註經須會佛智始得若不_レ會爭解註得師乃令侍者盛一碗水著七粒米在水中碗面安一隻筋乃問這箇是那義璘無語師云老僧意向不會豈况佛意爭能註得經

寒山曰咄哉咄哉三界輪回

巴陵鑿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云明眼人落井

首山示衆云咄哉巧女兒攬梭不解織看他鬪雞人水牛也不識咄哉拙郎君巧妙無人識打破鳳林關著靴水上立

虛堂拈云首山自謂得臨濟正傳却作野于鳴致令

天下兒孫箇箇拖泥帶水

永明壽禪師在天台韶國師會中普請次聞墮薪有聲豁然契悟乃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并大地全露法王身虛堂拈云壽禪師大似窮儒登群玉府無不稱心滿意只是中間有一字子未穩

長沙岑禪師因三聖令秀首座問云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云石頭爲沙彌時曾見六祖秀云不問爲沙彌時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云教伊尋思去秀云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

然秀云謝和尚答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聖云若實與麼勝臨濟七步雖然如是待我明日更看過至明日乃問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話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

葛藤集下終

無相心地戒

不殺生戒自性靈妙於常住之法不生斷滅之見
不偷盜戒自性靈妙於不可得之法不生可得之見
不婬欲戒自性靈妙於無着之法不生愛着之見
不妄語戒自性靈妙於不可說之法不生可說之相
不飲酒戒自性靈妙於本來清淨之法不生無明
不說四衆過罪戒自性靈妙於無過患之法不生罪過

不自讚毀他戒自性靈妙於平等之法不生自他之

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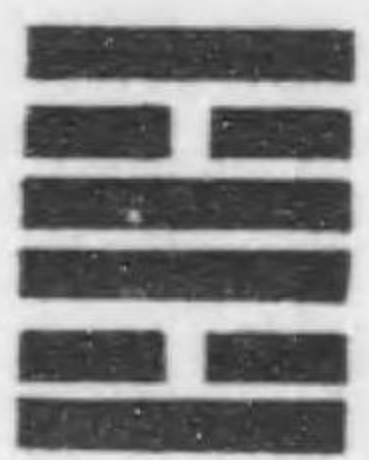
不慳貪戒自性靈妙於真如偏法界中不生一相慳
執

不受懺謝戒自性靈妙於無我法中不計實我
不謗三寶戒自性靈妙於一切法中不生々佛之二
見

洞上五位偏正口訣

侍者禪恕集

寶鏡三昧曰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
五



重離之象

寶鏡三昧不知誰人之所述石頭和尚藥山和尚
及雲巖和尚祖祖相傳密室相承未嘗容易漏泄
之者也傳至洞山和尚始著五位階漸每位安著

洞上五位偏正口訣

一偈以提佛道大綱可謂夜途玉炬迷津船筏悲
哉近代禪苑荒蕪以無智昏愚稱向上直指禪以
寶鏡三昧五位偏正等無上大法財爲老屋裡破
古器總不顧恰似瞽者拋擲杖子言閒具自蹟墜
小果見泥裡到死不能出離殊不知五位是薰過
正位雜毒海之舟航輾破二空堅牢獄之寶輪不
知進修要路不諳者般秘訣是故陷溺聲聞辟支
死水裡蹟沒焦芽敗種黑暗坑遂至佛手難救予
四十年前在正受室內嘗所信受將當法施得眞
正參玄大死一番底上士宜須密付非爲中下機

所以設者謹勿輕忽矣嗚夫教海浩渺法門無量
其中間有秘授有口訣未曾見如五位之壞亂者
重離煩評疊變鑿說枝上添枝蔓上結蔓畢竟不
知五位者爲何爲法理所以施設者也於此却令
學者轉增迷悶似雖鶩子慶喜亦難了別者嗚又
我祖出此荒唐之語虛累後昆者乎我怪之久矣
及入正受室從上疑咒乍斃矣學者依之進修大
有利益莫爲非洞上知識口授疑惑須知正受專
參究洞山頌而後判斷將來勿爲非洞上知識口
授輕忽矣回互疊變之義衆說繁絮就中永覺行

策二師之判人之所論也。三三重離六爻取二三四爻。三爲正中偏。取三四五爻。三爲偏中正。卽見大過卦。取大過二三四爻。三爲正中來。於此疊而爲三之判。蓋似盡善。到于變盡成五全。未盡善。後入正受室傳之方。以爲足。雖爲足。猶恨諸師未及全判。偏正回互之義。似回互兩字棄擲。總不顧者。於此疑兇重舉。頭寬延改元戊辰。夏定中忽爾。煥發偏正回互秘奧。如見掌上疑兇。乍斃不堪歡喜。欲把手口授自愧。絞老婆臭乳。染汚衲子口頭。諸子若欲究此淵源。須密密體究。老僧辛苦。既是三

十年諸子勿作容易看。若夫不合得破家散宅。必莫以爲足。誓透得七八九荆棘叢。旣透得荆棘叢。亦莫以爲足。誓究五位秘訣。予八九年來。欲激勵我同火諸子。參究此大事。往往爲他家宗要。而不顧其中間。唯得一箇半箇而已。寔可嘆矣。且不見道法門無量誓願學。況是佛道大綱參禪要路者哉。正受老人曰。祖師始施設五位大意者。令學者證得四智之大慈善巧也。大不同教家義論。所謂四智者。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是也。道流直饒三學精鍊。重多却未證得四智不

許稱眞佛子，道流眞正參究，打破八識賴耶暗窟，時大圓鏡智之寶光立地煥發，却怪大圓鏡光黑如漆，此道正中偏一位於此證一分，大圓鏡智更入偏中正一位，修寶鏡三昧，多時果證得一分平等性智，始入理事無礙法界，境致行者於此未爲足親入正中來，依兼中至圓證妙觀察智成所作智等，四智最後到兼中到一位折合還歸炭裡坐，不知何謂精金萬鍛不再鑛，唯恐得小爲足，可貴五位偏正功勳非但證四智三身，亦體中圓焉不見大乘莊嚴論曰：轉八識成四智，束四智具三身。

是故曹溪大師有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又曰：清淨法身儼之性圓滿，報身儼之智百億化身儼之行。

洞山良价和尚五位頌

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妍。

正中偏一位者，指大死一番因地，一下見道入理之正位也。眞正行者密參功積，潛修力充，忽然打發，則虛空消殞，鐵山摧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立足無煩惱，無菩提，無生死，無涅槃，一片虛凝無。

聲無臭如澄潭無底似大虛絕跡往往認得此一位以爲大事了畢以謂佛道成辦死守無放其是此道死水裡禪爲棺木裡守屍鬼任使耽著經三四十年不能出獨覺自了小果窟所以言機不離位墮在毒海此卽佛所云正位取證底大癡人也假有明了平等眞智不能煥發萬法無礙妙智是故在寂靜無爲空閒隱處雖內外玲瓏了了分明觀照纔涉動搖騷鬧憎愛差別塵緣則無半點力衆苦逼迫爲救此重痾假且立偏中正一位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覲面更無眞爭奈迷

頭還認影

行者若住著正中偏一位則智常向背見處偏枯也是故上根菩薩常坐臥動中種種差別塵境上悉把目前老幼尊卑堂閣廊廡草木山川之萬法以爲自己本來眞正清淨面目如對明鏡見自面目於一切處如此觀照累歲月則自然彼皆爲我家一枚寶鏡我亦爲彼家一枚寶鏡永平日運自己證萬法迷也萬法來證自己悟也是此謂也於此心身脫落脫落心身如兩鏡相照中心無一點影像心境一如物我不二白馬入蘆花銀碗盛雪

此謂寶鏡三昧涅槃經所謂如來目見佛性是也
入得此三昧時大白牛兒推不去平等性智現出
目前所謂唯有一乘中道實相第一義諦是也學
者若又到此田地以爲足則依然在菩薩頂墮深
坑何故不知菩薩威儀不了佛國土因緣也祖師
爲救此患難更設正中來一位
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
朝斷舌才

此一位上乘菩薩不住所證之果地無功用海中
煥發無緣大慈乘四弘清淨大誓鞭上求菩提下

化衆生法輪所謂向去中却來却來中向去也更
須知有明暗雙雙底時節是故且設兼中至一位
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還同火裡蓮宛然自
有冲天氣

此一位有力量菩薩撥轉明暗不二法輪紅塵堆
裡灰頭土面聲色隊中七狂八顛如火裡蓮花逢
火色香轉鮮明入廓垂手他受用所謂在途中不
離家舍離家舍不在途中是凡是聖魔外不能辨
他佛祖不得挾手舉心擬向兔角龜毛過別山者
裡猶不許是爲穩坐地是故言宛然自有冲天氣

畢竟如何須知更有兼中到一位

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裡坐

師著語曰德雲閑古錐幾下妙峰頂備他癡聖人擔雪共填井

學者若欲透得洞山兼中到一位先須參此頌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序

延康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真定府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成德軍府事馬防撰

黃檗山頭曾遭痛棒大愚肋下方解築拳饒舌老婆尿牀鬼子這風顛漢再將虎鬚巖谷栽松後人標榜鏝頭斷地幾被活埋肯箇後生鷲口自擱辭焚机案坐斷舌頭不是河南便歸河北院臨古渡運濟往來把定要津壁立萬仞奪人奪境陶鑄仙陀三要三立鈴鎚衲子常在家舍不離途中無位真人面門出入兩堂齊喝賓主歷然照用同時本無前後菱花對像

虛谷傳聲妙應無方不留朕跡拂衣南邁戾止大名
興化師承東堂迎侍銅瓶鐵鉢掩室杜詞松老雲閑
曠然自適面壁未幾密付將終正法誰傳瞎驢邊滅
圓覺老演今爲流通點檢將來故無差舛唯餘一
喝尙要商量具眼禪流冀無賺舉宣和庚子中秋日
謹序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

住三聖嗣法小師 慧然集

府主王常侍與諸官請師升座師上堂云山僧今日
事不獲已曲順人情方登此座若約祖宗門下稱揚
大事直是開口不得無爾措足處山僧此日以常侍
堅請那隱綱宗還有作家戰將直下展陣開旗麼對
衆證據看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禮拜
師云這箇師僧却堪持論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云我在黃檗處三度發問三度被打僧擬議
師便喝隨後打云不可向虛空裏釘橛去也 有座

主問三乘十二分教豈不是明佛性師云荒草不曾鋤主云佛豈賺人也師云佛在什麼處主無語師云對常侍前擬瞞老僧速退速退妨佗別人請問復云此日法筵爲一大事故更有問話者麼速致問來爾纔開口早勿交涉也何以如此不見釋尊云法離文字不屬因不在緣故爲爾信不及所以今日葛藤恐滯常侍與諸官員昧佗佛性不如且退喝一喝云少信根人終無了日久立珍重

師因一日到河府府主王常侍請師升座時麻谷出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云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速道速道麻谷拽師下座麻谷却坐師近前云不審麻谷擬議師亦拽麻谷下座師却坐麻谷便出去師便下座

上堂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下禪牀把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擬便歸方丈

上堂有僧出禮拜師便喝僧云老和尚莫探頭好師云爾道落在什麼處僧便喝又有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禮拜師云爾道好喝也無僧云草賊

大敗師云過在什麼處僧云再犯不容師便喝是日
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
云賓主歷然師云大眾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
二首座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
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亦豎起拂子僧
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師乃云大眾夫爲法
者不避喪身失命我二十年在黃檗先師處三度問
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蒙陀賜杖如蒿枝拂著相似如
今更思得一頓棒喫誰人爲我行得時有僧出衆云

某甲行得師拈棒與佗其僧擬接師便打

上堂僧問如何是劒刃上事師云禍事禍事僧擬議
師便打問祇如石室行者踏確忘却移脚向什麼處
去師云沒溺深泉師乃云但有來者不虧欠伊總
識伊來處若與麼來恰似失却不與麼來無繩自縛
一切時中莫亂斟酌會與不會都來是錯分明與麼
道一任天下人貶剝久立珍重

上堂云一人在孤峯頂上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
街頭亦無向背那箇在前那箇在後不作維摩詰不
作傅大士珍重

上堂云有二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三要印開朱點側未容擬議主賓分問如何是第二句師云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問如何是第三句師云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都來裏有人師又云一句語須具三立門一立門須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下座

師晚參示衆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時有僧問如何是

奪人不奪境師云煦日發生鋪地錦櫻孩垂髮白如絲僧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僧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王登寶殿野老謳謔師乃云今時學佛法者且要求真正見解若得真正見解生死不染去住自由不要求殊勝殊勝自至道流祇如自古先德皆有出人底路如山僧指示人處祇要爾不受人惑要用使用更莫遲疑如今學者不得病在甚處病在不自信處爾若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地徇一切境轉被佗萬境回

換不得自由。爾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佛不別。爾欲得識祖佛，麼祇爾面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設求得者，皆是文字勝相，終不得佗活祖意。莫錯諸禪德。此時不遇萬劫千生輪回三界，徇好境，撥去驢牛肚裏生道流。約山僧見處，與釋迦不別。今日多般用處，欠少什麼。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是見得，祇是一生無事。人大德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此不是爾久停住處。無常殺鬼一剎那間，不揀貴賤老少。爾要與祖佛不別，但莫外求。爾一念心上清淨光是爾。屋裏法身佛，爾一念心上無分別光。

是爾屋裏法身佛。爾一念心上無差別光是爾。屋裏化身佛。此三種身是爾。即目前聽法底人，祇爲不向外馳求。有此功用。據經論家取三種身爲極。則約山僧見處，不然。此三種身是名言，亦是三種。依古人云：身依義立，土據體論。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影。大德爾且識取弄光影底人，是諸佛之本源。一切處是道流歸舍處。是爾四大色身不解。說法聽法，脾胃肝膽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什麼。解說法聽法，是爾目前歷歷底。勿一箇形段孤明。是這箇解說法聽法。若如是見得，便與祖佛不別。但一切

時中更莫間斷觸目皆是祇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
所以輪回三界受種種苦若約山僧見處無不甚深
無不解脫道流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
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本是一
精明分爲六和合一心既無隨處解脫山僧與麼
說意在什麼處祇爲道流一切馳求心不能歇上佗
古人閑機境道流取山僧見處坐斷報化佛頭十地
滿心猶如客作兒等妙二覺擔枷鎖漢羅漢辟支猶
如廁穢菩提涅槃如繫驢橛何以如此祇爲道流不
達三祇劫空所以有此障礙若是真正道人終不如

是但能隨緣消舊業任運箸衣裳要行卽行要坐卽
坐無一念心希求佛果緣何如此古人云若欲作業
求佛佛是生死大兆大德時光可惜祇擬傍家波波
地學禪學道認名認句求佛求祖求善知識意度莫
錯道流爾祇有一箇父母更求何物爾自返照看古
人云演若達多失却頭求心歇處卽無事大德且要
平常莫作模樣有一般不識好惡禿奴便卽見神見
鬼指東劃西好晴好雨如是之流盡須抵債向閻老
前吞熱鐵丸有日好人家男女被這一般野狐精魅
所箸便卽捏怪瞎屢生索飯錢有日在

師示衆云道流切要求真正見解向天下橫行免
被這一般精魅惑亂無事是貴人但莫造作祇是平
常爾擬向外傍家求過覓脚手錯了也祇擬求佛佛
是名句爾還識馳求底麼三世十方佛祖出來也祇
爲求法如今參學道流也祇爲求法得法始了未得
依前輪回五道云何是法法者是心法心法無形通
貫十方目前現用人信不及便乃認名認句向文字
中求意度佛法天地懸殊道流山僧說法說什麼法
說心地法便能入凡入聖入淨入穢入真入俗要且
不是爾真俗凡聖能與一切真俗凡聖安著名字真

俗凡聖與此人安著名字不得道流把得使用更不
著名字號之爲立旨山僧說法與天下人別祇如有
箇文殊普賢出來目前各現一身問法纔道咨和尚
我早辨了也老僧穩坐更有道流來相見時我盡辨
了也何以如此祇爲我見處別外不取凡聖內不住
根本見徹更不疑謬

師示衆云道流佛法無用功處祇是平常無事屙屎
送尿箸衣喫飯困來卽臥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人
云向外作工夫總是癡頑漢爾且隨處作主立處皆
真境來回換不得縱有從來習氣五無間業自爲解

脫大海今時學者總不識法猶如觸鼻羊逢箸物安
在口裏奴郎不辨賓主不分如是之流邪心入道鬧
處卽入不得名爲眞出家人正是眞俗家人夫出家
者須辨得平常眞正見解辨佛辨魔辨眞辨僞辨凡
辨聖若如是辨得名眞出家若魔佛不辨正是出一
家入一家喚作造業衆生未得名爲眞出家祇如今
有一箇佛魔同體不分如水乳合鵝王喫乳如明眼
道流魔佛俱打倘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浮沈
問如何是佛魔師云爾一念心疑處是箇魔倘若達
得萬法無生心如幻化更無一塵一法處處清淨是

佛然佛與魔是染淨二境約山僧見處無佛無衆生
無古無今得者便得不歷時節無修無證無得無失
一切時中更無別法設有一法過此者我說如夢如
化山僧所說皆是道流卽今目前孤明歷歷地聽者
此人處處不滯通貫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境差別
不能回換一刹那間透入法界逢佛說佛逢祖說祖
逢羅漢說羅漢逢餓鬼說餓鬼向一切處游履國土
教化衆生未曾離一念隨處清淨光透十方萬法一
如道流大丈夫兒今日方知本來無事祇爲爾信不
及念念馳求捨頭覓頭自不能歇如圓頓菩薩入法

界現身向淨土中厭凡忻聖如此之流取捨未忘染
淨心在如禪宗見解又且不然直是現今更無時節
山僧說處皆是一期藥病相治總無實法若如是見
得是真出家日消萬兩黃金道流莫取次被諸方老
師印破面門道我解禪解道辯似懸河皆是造地獄
業若是真正學道人不求世間過切急要求真正見
解若達真正見解圓明方始了畢

問如何是真正見解師云爾但一切入凡入聖入染
入淨入諸佛國土入彌勒樓閣入毗盧遮那法界處
處皆現國土成住壞空佛出于世轉大法輪却入涅

槃不見有去來相貌求其生死了不可得便入無生
法界處處游履國土入華藏世界盡見諸法空相皆
無實法唯有聽法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所以佛從
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若如是見得者是真正
見解學人不了爲執名句被他凡聖名礙所以障其
道眼不得分明祇如十二分教皆是表顯之說學者
不會便向表顯名句上生解皆是依倚落在因果未
免三界生死爾若欲得生死去住脫箸自由卽今識
取聽法底人無形無相無根無本無住處活撥撥地
應是萬種施設用處祇是無處所以覓箸轉遠求之

轉乖號之爲秘密道流爾莫認箸箇夢幻伴子遲晚
中間便歸無常爾向此世界中覓箇什麼物作解脫
覓取一口飯喫補霏過時且要訪尋知識莫因循逐
樂光陰可惜念念無常蟲則被地水火風細則被生
住異滅四相所逼道流今時且要識取四種無相境
免被境擺撲

問如何是四種無相境師云爾一念心疑被地來礙
爾一念心愛被水來溺爾一念心嗔被火來燒爾一
念心喜被風來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轉處處用
境東涌西沒南涌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履水如

地履地如水緣何如此爲達四大如夢如幻故道流
爾祇今聽法者不是爾四大能用爾四大若能如是
見得便乃去住自由約山僧見處勿嫌底法爾若愛
聖聖者聖之名有一般學人向五臺山裏求文殊早
錯了也五臺山無文殊爾欲識文殊麼祇爾目前用
處始終不異處處不疑此箇是活文殊爾一念心無
差別光處處總是眞普賢爾一念心自能解縛隨處
解脫此是觀音三昧法互爲主伴出則一時出一卽
三三卽一如是解得始好看教
師示衆云如今學道人且要自信莫向外覓總上佗

閑塵境都不辨邪正，祇如有祖有佛，皆是教迹中事。有人拈起一句子語，或隱顯中出，便即疑生。照天照地，尋問也大忙然。大丈夫兒莫祇麼論主論賊論，是論非論，色論財論，說閑話過日。山僧此間不論僧俗，但有來者盡識得伊，任伊向甚處出來，但有聲名文句，皆是夢幻，却見乘境底人是諸佛之玄旨。佛境不能自稱，我是佛境，還是這箇無依道人乘境出來。若有人出來問我求佛，我即應清淨境；出有人問我菩薩，我即應慈悲境；出有人問我菩提，我即應淨妙境；出有人問我涅槃，我即應寂靜境；出境即萬般。

差別人即不別，所以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道流爾若欲得如法，直須是大丈夫兒，始得若萎萎隨隨地，則不得也。夫如瓔珞上音西下所嫁切之器，不堪貯醍醐，如大器者，直要不受人惑，隨處作主立處，皆真。但有來者，皆不得受爾一念疑，即魔入心。如菩薩疑時，生死魔得便，但能息念更莫外求，物來即照，爾但信現今用底一箇事也。無爾一念心生，三界隨緣被境，分爲六塵。爾如今應用處，欠少什麼。一利那間，便入淨入穢入彌勒樓閣，入三眼國土，處處遊履，唯見空名。問如何，是三眼國土師云：我共爾入淨妙國土中，箸

清淨衣，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土，中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又入解脫國土，中著光明衣，說化身佛，此三眼國土，皆是依變約經論家取法身為根本，報化身，為用，山僧見處，法身即不說法，所以古人云：身依義立，土據體論，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建立之法，依通國土空拳黃葉用誑小兒，疾藜麥刺拈骨上覓什麼汁，心外無法，內亦不可得，求什麼物，爾諸方言道有修有證，莫錯設有修得者，皆是生死業，爾言六度萬行齊修，我見皆是造業求佛，求法即是造地獄業求菩薩，亦是造業看經看教，亦是造業佛與祖

師是無事人，所以有漏有為無漏無為，為清淨業，有一般瞎禿子，飽喫飯了，便坐禪觀行，把捉念漏，不令放起，厭喧求靜，是外道法，祖師云：爾若住心看靜，舉心外照，攝心內澄，凝心入定，如是之流，皆是造作，是爾如今與麼聽法，底人作麼生擬修，佗證佗莊嚴，佗渠且不是修底物，不是莊嚴得底物，若教佗莊嚴一切物，即莊嚴得，爾且莫錯道流，爾取這一般老師口裡話，為是真道，是善知識，不思議，我是凡夫，心不敢測度，佗老宿瞎屢生，爾一生祇作這箇見解，辜負這一雙眼，冷噤々地如凍凌上驢駒相似，我不敢毀善

知識怕生口業道流夫大善知識始敢毀佛毀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罵辱諸小兒向逆順中覓人所以我於十二年中求一箇業性如芥子許不可得若似新婦子禪師便即怕趁出院不與飯喫不安不樂自古先輩到處人不信被遞出始知是貴若到處人盡肯堪作什麼所以師子一吼野干腦裂道流諸方說有道可修有法可證爾說證何法修何道爾今用處欠少什麼物修補何處後生小阿師不會便即信這般野狐精魅許佗說事繫縛佗人言道理行相應護惜三業始得成佛如此說者如春細雨古人云路

逢達道人第一莫向道所以言若人修道道不行萬般邪境競頭生智劍出來無一物明頭未顯暗頭明所以古人云平常心是道大德覓什麼物現今目前聽法無依道人歷歷地分明未曾欠少爾若欲得與祖佛不別但如是見不用疑誤爾心心不異名之活祖心若有異則性相別心不異故即性與相不別問如何是心心不異處師云爾擬問早異了也性相各分道流莫錯世出世諸法皆無自性亦無生性但有空名名字亦空爾祇麼認佗閑名爲實大錯了也設有皆是依變之境有箇菩提依涅槃依解脫依三

身依境智依菩薩依佛依爾向依變國土中覓什麼物乃至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拭不淨故紙佛是幻化身祖是老比丘爾還是娘生已否爾若求佛即被佛魔攝爾若求祖即被祖魔縛爾若有求皆苦不如無事有一般秃比丘向學人道佛是究竟於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果滿方始成道道流爾若道佛是究竟緣什麼八十年後向拘尸羅城雙林樹間側臥而死去佛今何在明知與我生死不別爾言卅二相八十種好是佛轉輪聖王應是如來明知是幻化古人云如來舉身相爲順世間情恐人生斷見權且立虛名假

言三十二八十也空聲有身非覺體無相乃真形爾道佛有六通是不可思議一切諸天神仙阿脩羅大力鬼亦有神通應是佛否道流莫錯祇如阿脩羅與天帝釋戰戰敗領八萬四千眷屬入藕絲孔中藏莫是聖否如山僧所舉皆是業通依通夫如佛六通者不然入色界不被色惑入聲界不被聲惑入香界不被香惑入味界不被味惑入觸界不被觸惑入法界不被法惑所以達六種色聲香味觸法皆是空相不能繫縛此無依道人雖是五蘊漏質便是地行神通道流真佛無形真法無相爾祇麼幻化上頭作模作

樣設求得者皆是野狐精魅並不是真佛是外道見
解夫如真學道人並不取佛不取菩薩羅漢不取三
界殊勝迥然獨脫不與物拘乾坤倒覆我更不疑十
方諸佛現前無一念心喜三塗地獄頓現無一念心
怖緣何如此我見諸法空相變即有不變即無三界
唯心萬法唯識所以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唯有道流
目前現今聽法底人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入三塗地
獄如遊圍觀入餓鬼畜生而不受報緣何如此無嫌
底法倘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沈浮煩惱由心故有
無心煩惱何拘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爾擬

傍家波波地學得於三祇劫中終歸生死不如無事
向叢林中牀角頭交脚坐道流如諸方有學人來主
客相見了便有一句子語辨前頭善知識被學人拈
出箇機權語路向善知識口角頭擡過看爾識不識
爾若識得是境把得便拋向坑子裏學人便即尋常
然後便索善知識語依前奪之學人云上智哉是大
善知識即云爾大不識好惡如善知識把出箇境塊
子向學人面前弄前人辨得下下作主不受境惑善
知識便即現半身學人便喝善知識又入一切差別
語路中擺撲學人云不識好惡老禿奴善知識歎曰

真正道流如諸方善知識不辨邪正學人來問菩提
涅槃三身境界智瞎老師便與佗解說被佗學人罵箠
便把棒打佗言無禮度自是爾善知識無眼不得噴
佗有一般不識好惡秃奴卽指東割西好晴好雨好
燈籠露柱爾看眉毛有幾莖這箇具機緣學人不會
便卽心狂如是之流揔是野狐精魅魍魎被佗好學
人噉噉微笑言瞎老秃疑惑亂佗天下人道流出家
兒且要學道祇如山僧往日曾向毗尼中留心亦曾
於經論尋討後方知是濟世藥表顯之說遂乃一時
拋却卽訪道參禪後遇大善知識方乃道眼分明始

識得天下老和尚知其邪正不是娘生下便會還是
體究練磨一朝自省道流爾欲得如法是解但莫受
人惑向裏向外逢箸便殺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
漢殺羅漢逢父母殺父母逢親眷殺親眷始得解脫
不與物拘透脫自在如諸方學道流未有不依物出
來底山僧向此間從頭打手上出來手上打口裏出
來口裏打眼裏出來眼裏打未有一箇獨脫出來底
皆是上佗古人閑機境山僧無一法與人祇是治病
解縛爾諸方道流試不依物出來我要共爾商量十
年五歲並無一人皆是依草附葉竹木精靈野狐精

魅向一切糞塊上亂咬瞎漢枉消佗十方信施道我是出家兒作如是見解向爾道無佛無法無修無證祇與麼傍家擬求什麼物瞎漢頭上安頭是爾欠少什麼道流是爾目前用底與祖佛不別祇麼不信便向外求莫錯向外無法內亦不可得爾取山僧口裏語不如休歇無事去已起者莫續未起者不要放起便勝爾十年行脚約山僧見處無如許多般祇是平常箸衣喫飯無事過時爾諸方來者皆是有心求佛求法求解脫求出離三界癡人爾要出三界什麼處去佛祖是賞繫底名句爾欲識三界麼不離爾今聽

法底心地爾一念心貪是欲界爾一念心嗔是色界爾一念心癡是無色界是爾屋裏家具子三界不自道我是三界還是道流目前靈靈地照燭萬般酌度世界底人與三界安名大德四大色身是無常乃至脾胃肝膽髮毛爪齒唯見諸法空相爾一念心歇得處喚作菩提樹爾一念心不能歇得處喚作無明樹無明無住處無明無始終爾若念念心歇不得便上佗無明樹便入六道四生披毛戴角爾若歇得便是清淨身界爾一念不生便是上菩提樹三界神通變化意生化身法喜禪悅身光自照思衣羅綺千重思

食百味具足更無橫病菩提無住處是故無得者道
流大丈夫漢更疑箇什麼目前用處更是阿誰把得
便用莫管名字號爲立旨與麼見得勿嫌底法古人
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
憂道流如禪宗見解死活循然參學之人大須子細
如主客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
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
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
是境便上佗境上作模作樣學人便喝前人不肯放
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喚作客看主或是善知識不

拈出物隨學人問處卽奪學人被奪抵死不放此是
主看客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善知
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卽
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
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善知識更與安一重枷
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呼爲客看客大德山僧如是
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道流寔情大難佛法
幽玄解得可地山僧竟日與佗說破學者總不在
意千徧萬徧脚底踏過黑沒煖地無一箇形段歷歷
孤明學人信不及便向名句上生解年登半百祇管

傍家負死屍行擔却擔子天下走索草鞋錢有日在大德山僧說向外無法學人不會便即向裏作解便即倚壁坐舌拄上齧湛然不動取此爲是祖門佛法也大錯是爾若取不動清淨境爲是爾即認佗無明爲即主古人云湛湛黑暗深坑寔可怖畏此之是也爾若認佗動者是一切草木皆解動應可是道也所以動者是風大不動者是地大動與不動俱無自性爾若向動處捉佗佗向不動處立爾若向不動處捉佗佗向動處立譬如潛泉魚鼓波而自躍大德動與不動是二種境還是無依道人用動用不動如諸方

學人來山僧此間作三種根器斷如中下根器來我便奪其境而不除其法或中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俱奪如上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人俱不奪如有出格見解人來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不歷根器大德到這裏學人箸力處不通風石火電光即過了也學人若眼定動即沒交涉擬心即差動念即乖有入解者不離目前大德爾擔鉢囊屎擔子傍家走求佛求法即今與麼馳求底爾還識渠麼活撥撥地祇是勿根株擁不聚撥不散求箸即轉遠不求還在目前靈音屬耳若人不信徒勞百年道流一刹那間便入華藏世

界入毗盧遮那國土入解脫國土入神通國土入清淨國土入法界入穢入淨入凡入聖入餓鬼畜生處處討覓尋皆不見有生有死唯有空名幻化空花不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道流山僧佛法的的相承從麻谷和尚丹霞和尚道一和尚廬山拽石頭和尚一路行徧天下無人信得盡皆起謗如道一和尚用處純一無雜學人三百五百盡皆不見佗意如廬山和尚自在真正順逆用處學人不測涯際悉皆忙然如丹霞和尚翫珠隱顯學人來者皆悉被罵如麻谷用處苦如黃蘗近皆不得如石鞏用處向箭頭上

覓人來者皆懼如山僧今日用處真正成壞翫弄神變入一切境隨處無事境不能換但有來求者我即便出看渠渠不識我我便箸數般衣學人生解一向入我言句苦哉瞎禿子無眼人把我箸底衣認青黃赤白我脫却入清淨境中學人一見便生忻欲我又脫却學人失心忙然狂走言我無衣我即向渠道備識我箸衣底人否忽爾回頭認我了也大德爾莫認衣衣不能動人能箸衣有箇清淨衣有箇無生衣菩提衣涅槃衣有祖衣有佛衣大德但有聲名文句皆悉是衣變從臍輪氣海中鼓激牙齒敲磕成其句義

明知是幻化大德外發聲語業內表心所法以思有
念皆悉是衣爾祇麼認佗箸底衣爲寔解縱經塵劫
祇是衣通三界循還輪回生死不如無事相逢不相
識共語不知名今時學人不得蓋爲認名字爲解大
策子上抄死老漢語三重五重複子裏不教人見道
是立旨以爲保重大錯瞎屢生爾向枯骨上覓作麼
汁有一般不識好惡向教中取意度商量成於句義
如把塊屎子向口裏含了吐過與別人猶如俗人打
傳口令相似一生虛過也道我出家被佗問箸佛法
便卽杜口無詞眼似漆突口如楊檐如此之類逢彌

勒出世移置佗方世界寄地獄受苦大德爾波波地
往諸方覓什麼物踏爾腳板闕無佛可求無道可成
無法可得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
合亦非離道流眞佛無形眞道無體眞法無相三法
混融和合一處辨旣不得喚作忙忙業識衆生
問如何是眞佛眞法眞道乞垂開示師云佛者心清
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卽一
皆是空名而無寔有如眞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
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人惑底人後
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功夫山僧今日見

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得與祖佛爲師，若第二句中得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得自救不了。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若有意自救不了，云既無意，云何？二祖得法，師云：得者是不得，云既若不得，云何是不得？底意。師云：爲彌向一切處馳求，心不能歇，所以祖師言：咄哉！丈夫將頭覓頭，爾言下便自回光返照，更不別求。知身心與祖佛不別，當下無事。方名得法。大德山僧今時事不獲已，話度說出許多，不才淨，爾且莫錯據。我見處定無許多般道理，要用便用，不用便休。祇如諸方說六度萬行，以爲佛法。我道是莊

嚴門佛事，門非是佛法。乃至持齋持戒，擎油不灑，道眼不明，盡須抵債索飯錢。有日在何故？如此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乃至孤峯獨宿，一食卯齋，長坐不臥，六時行道，皆是造業底人。乃至頭目髓腦，國城妻子象馬七珍，盡皆捨施。如是等見，皆是苦身心。故還招苦果，不如無事。純一無雜。乃至十地滿心菩薩，皆求此道流蹤跡了，不可得。所以諸天歡喜，地神捧足，十方諸佛無不稱歎。緣何如此？爲今聽法道人用處無蹤跡。

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

道未審此意如何乞師指示師云大通者是自己於處處達其萬法無性無相名為大通智勝者於一切處不疑不得一法名為智勝佛者心清淨光明透徹法界得名為佛十劫坐道場者十波羅蜜是佛法不現前者佛本不生法本不滅云何更有現前不得成佛道者佛不應更作佛古人云佛常在世間而不染世間法道流儻欲得作佛莫隨萬物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世與出世無佛無法亦不現前亦不會失設有者皆是名言章句接引小兒施設藥病表顯名句且名句不自名句還是

儻目前昭昭靈靈鑑覺聞知照燭底安一切名句大德造五無間業方得解脫問如何是五無間業師云殺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焚燒經像等此是五無間業云如何是父師云無明是父儻一念心求起滅處不得如響應空隨處無事名為殺父云如何是母師云貪愛為母儻一念心入欲界中求其貪愛唯見諸法空相處處無著名為害母云如何是出佛身血師云儻向清淨法界中無一念心生解便處處黑暗是出佛身血云如何是破和合僧師云儻一念心正達煩惱結使如空無所

依是破和合僧云如何。是焚燒經像師云見。因緣空
心空法空。一念決定斷。迥然無事。便是焚燒經像大
德。若如是達得。免被佗凡聖名礙。爾一念心祇向空
拳指上。生寔解。根境法中虛。捏怪自輕。而退屈言。我
是凡夫。佗是聖人。秃屢生有甚死急。披佗師子皮。却
作野干鳴。大丈夫漢。不作丈夫氣息。自家屋裏物。不
肯信。祇麼向外覓。上佗古人閑名句。倚陰博陽。不能
特達。逢境便緣。逢塵便執。觸處惑起。自無准定。道流
莫取山僧說處。何故說無憑據。一期間圖畫虛空。如
彩畫像等喻。道流莫將佛爲究竟。我見猶如廁孔。菩

薩羅漢。盡是枷鎖縛人底物。所以文殊仗劍殺於瞿
曇。鴛掘持刀。害於釋氏。道流無佛可得。乃至三乘五
性。圓頓教迹。皆是一期藥病相治。並無實法。設有皆
是相似表顯。路布文字。差排且如是。說道流有一般。
秃子便向裏許。箸功擬求出世之法。錯了也。若人求
佛。是人失佛。若人求道。是人失道。若人求祖。是人失
祖。大德莫錯。我且不取爾解經論。我亦不取爾國王
大臣。我亦不取爾辯似懸河。我亦不取爾聰明智慧。
唯要爾眞止見解。道流設解得百本經論。不如一箇
無事底阿師。爾解得卽輕懷。佗人勝負脩羅人。我無

明長地獄業如善星比丘解十二分教生身陷地獄
大地不容不如無事休歇去飢來喫飯睡來合眼愚
人笑我智乃知焉道流莫向文字中求心動疲勞吸
冷氣無益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出三界權學菩薩
大德莫因循過日山僧往日未有見處時黑漫漫地
光陰不可空過腹熱心忙奔波訪道後還得力始到
今日共道流如是話度勸諸道流莫爲衣食看世界
易過善知識難遇如優曇花時一現耳爾諸方聞道
有箇臨濟老漢出來便擬問難教語不得被山僧全
體作用學人空開得眼口總動不得懵然不知以何

答我我向伊道龍象蹴踏非驢所堪爾諸處祇指背
點肋道我解禪解道三箇兩箇到這裏不奈何咄哉
爾將這箇身心到處簸兩片皮誑譯閻闍喫鐵棒有
日在非出家兒盡向阿脩羅界攝夫如至理之道非
諍論而求激揚鏗鏘以摧外道至於佛祖相承更無
別意設有言教落在化儀三乘五性人天因果如圓
頓之教又且不然童子善財皆不求過大德莫錯用
心如大海不停死屍祇麼擔却擬天下走自起見障
以礙於心日上無雲麗天普照眼中無翳空裏無花
道流爾欲得如法但莫生疑展則彌綸法界收則絲

髮不立歷歷孤明未曾欠少眼不見耳不聞喚作什
麼物古人云說似一物則不中爾但自家看更有什
麼說亦無盡各自箸力珍重

勘辨

黃檗因入厨次問飯頭作什麼飯頭云揀衆僧米黃
檗云一日喫多少飯頭云二石五黃檗云莫太多麼
飯頭云猶恐少在黃檗便打飯頭却舉似師師云我
爲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次黃檗舉前話師云飯頭
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師便問莫太多麼黃檗云何
不道來日更喫一頓師云說什麼來日卽今便喫道

了便掌黃檗云這風顛漢又來這裏持虎鬚師便喝
出去後瀉山問仰山此二尊宿意作麼生仰山云和
尙作麼生瀉山云養子方知交慈仰山云不然瀉山
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大似勾賊破家

師問僧什麼處來僧便喝師便揖坐僧擬議師便打
師見僧來便豎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見僧來亦
豎起拂子僧不顧師亦打

師一日同普化赴施主家齋次師問毛吞巨海芥納
須彌爲是神通妙用本體如然普化踏倒飯牀師云
大麤生普化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麤說細師來日

又同普化赴齋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普化依前踏
倒飯牀師云得卽得大麤生普化云瞎漢佛法說什
麼麤細師乃吐舌

師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地爐內坐因說
普化每日在街市擊風擊巖知他是凡是聖言猶未
了普化入衆來師便問汝是凡是聖普化云汝且道
我是凡是聖師便喝普化以手指云河陽新婦子木
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師云這賊普化
云賊賊便出去

一日普化在僧堂前喫生菜師見云大似一頭驢普

化便作驢鳴師云這賊普化云賊賊便出去

因普化常於街市搖鈴云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
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師令侍者
去纔見如是道便把住云總不與麼來時如何普化
托開云來日大悲院裏有齋侍者回舉似師師云我
從來疑箸這漢

有一老宿參師未曾人事便問禮拜卽是不禮拜卽
是師便喝老宿便禮拜師云好箇草賊老宿云賊賊
便出去師云莫道無事好首座侍立次師云還有過
也無首座云有師云賓家有過主家有過首座云二

俱有過師云過在什麼處首座便出去師云莫道無事好後有僧舉似南泉南泉云官馬相踏

師因入軍營赴齋門首見員僚師指露柱問是凡是聖員僚無語師打露柱云直饒道得也祇是箇木橛便入去

師問院主什麼處來主云州中糶黃米去來師云糶得盡麼主云糶得盡師以杖面前畫一畫云還糶得這箇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典座云院主不會和尚意師云爾作麼生典座便禮拜師亦打有座主來相看次師問座主講何經論主云某甲荒

虛粗習百法論師云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不得是同是別主云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別樂普為侍者在師後立云座主這裏是什麼所在說同說別師回首問侍者汝又作麼生侍者便喝師送座主回來遂問侍者適來是汝喝老僧侍者云是師便打

師聞第二代德山垂示云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師令樂普去問道得為什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佗作麼生普到彼如教而問德山便打普接住送一送德山便歸方丈普回舉似

師師云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汝還見德山麼
普擬議師便打

王常侍一日訪師同師於僧堂前看乃問這一堂僧
還看經麼師云不看經侍云還學禪麼師云不學禪
侍云經又不看禪又不學畢竟作箇什麼師云總教
伊成佛作祖去侍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麼生
師云將爲爾是箇俗漢

師問杏山如何是露地白牛山云吽吽師云啞那山
云長老作麼生師云這畜生
師問樂普云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

普云總不親師云親處作麼生普便喝師乃打

師見僧來展開兩手僧無語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
渾崙擘不開與汝兩文錢

大覺到參師舉起拂子大覺敷坐具師擲下拂子大
覺收坐具入僧堂衆僧云這僧莫是和尙親故不禮
拜又不喫棒師聞令喚覺覺出師云大衆道汝未參
長老覺云不審便自歸衆

趙州行脚時參師遇師洗脚次州便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云恰值老僧洗脚州近前作聽勢師云更
要第二杓惡水潑在州便下去

有定上座到參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下繩床擒住與一掌便托開定佇立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定方禮拜忽然大悟

麻谷到參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繩牀一手收坐具一手搗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麻谷轉身擬坐繩牀師拈拄杖打麻谷接却相捉入方丈

師問僧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金毛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

師問一尼善來惡來尼便喝師拈棒云更道更道尼又喝師便打

龍牙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與我過禪版來牙便過禪版與師師接得便打牙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牙後到翠微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過蒲團來牙便過蒲團與翠微翠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牙住院後有僧入室請益云和尚行脚時參一尊宿因緣還肯佗也無牙云肯卽深肯要無祖師意

徑山有五百衆少人參請黃檗令師到徑山乃謂師

日汝到彼作麼生師云某甲到彼自有方便師到徑山裝腰上法堂見徑山徑山方舉頭師便喝徑山擬開口師拂袖便行尋有僧問徑山這僧適來有什麼言句便喝和尚徑山云這僧從黃檗會裡來爾要知麼且問取他徑山五百衆太半分散

普化一日於街市中就人乞直裰人皆與之普化俱不要師令院主買棺一具普化歸來師云我與汝做得箇直裰了也普化便自擔去繞街市叫云臨濟與我做直裰了也我往東門遷化去市人競隨看之普化云我今日未來日往南門遷化去如是三日人皆

不信至第四日無人隨看獨出城外自入棺內倩路行人釘之即時傳布市人競往開棺乃見全身脫去祇聞空中鈴響隱隱而去

行錄

師初在黃檗會下行業純一首座乃歎曰雖是後生與衆有異遂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云三年首座云曾參問也無師云不曾參問不知問個什麼首座云汝何不去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黃檗便打師下來首座云問話作麼生師云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首座云但

更去問師又去問黃檗又打如是三度發問三度被打師來白首座云幸蒙慈悲令某甲問訊和尚三度發問三度被打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首座云汝若去時須辭和尚去師禮拜退首座先到和尚處云問話底後生甚是如法若來辭時方便接佗向後穿鑿成一株大樹與天下人作蔭涼去在師去辭黃檗云不得往別處去汝向高安灘頭大愚處去必爲汝說師到大愚大愚問什麼處來師云黃檗處來大愚云黃檗有何言句師云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大愚云黃檗與

麼老婆爲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大愚搗住云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爾見箇什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脅下築三拳大愚托開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回黃檗黃檗見來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什麼了期師云祇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黃檗問什麼處去來師云昨奉慈旨令參大愚去來黃檗云大愚有何言句師遂舉前話黃檗云作麼生得這漢來待痛與一頓師云說什麼待來卽今便喫隨後便掌黃檗云

這風顛漢却來這裏掙虎鬚師便喝黃檗云侍者引這風顛漢參堂去後瀉山舉此話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山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師栽松次黃檗問深山裏栽許多作什麼師云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纒頭打地三下黃檗云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以纒頭打地三下作噓噓聲黃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後瀉山舉此語問仰山黃檗當時祇囑臨濟一人更有人在仰山云有祇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

瀉山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汝但舉看仰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卽止識風穴和尚也

師侍立德山次山云今日困師云這老漢寐語作什麼山便打師掀倒繩牀山便休

師普請鋤地次見黃檗來拄纒而立黃檗云這漢困耶師云纒也未舉困箇什麼黃檗便打師接住棒一送送倒黃檗喚維那維那扶起我維那近前扶云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黃檗纔起便打維那師纒地云諸方火葬我這裏一時活埋後瀉山問仰山黃檗打維那意作麼生仰山云正賊走却邏蹤人喫棒

師一日在僧堂前坐見黃檗來便閉却目黃檗乃作怖勢便歸方丈師隨至方丈禮謝首座在黃檗處侍立黃檗云此僧雖是後生却知有此事首座云老和尚脚跟不點地却證據箇後生黃檗自於口上打一擲首座云知即得

師在堂中睡黃檗下來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頭見是黃檗却睡黃檗又打板頭一下却往上問見首座坐禪乃云下問後生却坐禪汝這裏妄想作什麼首座云這老漢作什麼黃檗打板頭一下便出去後瀉山問仰山黃檗入僧堂意作麼生仰山云兩彩

一賽

一日普請次師在後行黃檗回頭見師空手乃問鑿頭在什麼處師云有一人將去了也黃檗云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師便近前黃檗豎起鑿頭云祇這箇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掣得豎起云爲什麼却在某甲手裡黃檗云今日大有入普請便歸院後瀉山問仰山鑿頭在黃檗手裏爲什麼却被臨濟奪却仰山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師爲黃檗馳書去瀉山時仰山作知客接得書便問這箇是黃檗底那箇是專使底師便掌仰山約住云

老兄知是般事便休同去見滄山滄山便問黃檗師
兄多少衆師云七百衆滄山云什麼人爲導首師云
適來已達書了也師却問滄山和尚此間多少衆滄
山云一千五百衆師云太多生滄山云黃檗師兄亦
不少師辭滄山仰山送出云汝向後北去有箇住處
師云豈有與麼事仰山云但去已後有一人佐輔老
兄在此人祇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師後到鎮州普
化已在彼中師出世普化佐贊於師師住未久普化
全身脫去

師因半夏上黃檗見和尚看經師云我將謂是箇人

元來是措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去黃檗云汝破
夏來不終夏去師云某甲暫來禮拜和尚黃檗遂打
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師一日辭黃檗
檗問什麼處去師云不是河南便歸河北黃檗便打
師約住與一掌黃檗太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
板机案來師云侍者將火來黃檗云雖然如是汝但
將去已後坐却天下人舌頭去在後滄山問仰山臨
濟莫辜負他黃檗也無仰山云不然滄山云子又作
麼生仰山云知恩方解報恩滄山云從上古人還有
相似底也無仰山云有祇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

尙、瀉山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子但舉看仰山云祇如楞嚴會上阿難讚佛云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豈不是報恩之事瀉山云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

師到達磨塔頭塔主云長老先禮佛先禮祖師云佛祖俱不禮塔主云佛祖與長老是什麼冤家師便拂袖而出

師行脚時到龍光光上堂師出問不展鋒銜如何得勝光據坐師云大善知識豈無方便光瞪目云嗔師以手指云這老漢今日敗闕也

到三峯平和尙問什麼處來師云黃檗來平云黃檗有何言句師云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云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云直透萬重關不住清霄內平云子這一問大高生師云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平云且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師云龍光平云龍光近日如何師便出去

到大慈慈在方丈內坐師問端居丈室時如何慈云寒松一色千年別野老拈花萬國春師云今古永超圓智體三山鑊斷萬重關慈便喝師亦喝慈云作麼師拂袖便去

到襄州華嚴嚴倚拄杖作睡勢師云老和尚瞌睡作麼嚴云作家禪客宛爾不同師云侍者點茶來與和尚喫嚴乃喚雜那第三位安排這上座
到翠峯峰問甚處來師云黃檗來峰云黃檗有何言句指示於人師云黃檗無言句峰云爲什麼無師云設有亦無舉處峰云但舉看師云一箭過西天
到象田師問不凡不聖請師速道田云老僧祇與麼師便喝云許多禿子在這裡覓什麼碗
到明化化問來來去去作什麼師云祇徒踏破草鞋化云畢竟作麼生師云老漢話頭也不識

往鳳林路逢一婆婆問甚處去師云鳳林去婆問恰值鳳林不在師云甚處去婆便行師乃喚婆婆回頭師便打

到鳳林林間有事相借問得麼師云何得剜肉作瘡林云海月澄無影遊魚獨自迷師云海月既無影遊魚何得迷鳳林云觀風知浪起翫水野帆飄師云孤輪獨照江山靜自笑一聲天地驚林云任將三寸輝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師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鳳林便休師乃有頌大道絕同任向西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瀉山問仰山石火莫及電光

罔通從上諸聖將什麼爲人仰山云和尚意作麼生
滹山云但有言說都無寔義仰山云不然滹山云子
又作麼生仰山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到金牛牛見師來橫按拄杖當門踞坐師以手敲拄
杖三下却歸堂中第一位坐牛下來見乃問夫賓主
相見各具威儀上座從何而來太無禮生師云老和
尚道什麼牛擬開口師便打牛作倒勢師又打牛云
今日不著便滹山問仰山此二尊宿還有勝負也無
仰山云勝卽摠勝負卽摠負
師臨遷化時據坐云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

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云已後有人
問爾向他道什麼三聖便喝師云誰知吾正法眼藏
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端然示寂
師諱義立曹州南華人也俗姓邢氏幼而穎異長以
孝聞及落髮受具居於講肆精究毗尼博讀經論俄
而歎曰此濟世之醫方也非教外別傳之旨卽更衣
游方首參黃檗次謁大愚其機緣語句載于行錄旣
受黃檗印可尋抵河北鎮州城東南隅臨滹沱河側
小院住持其臨濟因地得名時普化先在彼佯狂混
衆聖凡莫測師至卽佐之師正旺化普化全身脫去

乃符仰山小釋迦之懸記也適丁兵革師即棄去太尉默君和於城中捨宅爲寺亦以臨濟爲額迎師居焉後拂衣南邁至河府府主王常侍延以師禮住未幾即來大名府興化寺居于東堂師無疾忽一日攝衣據坐與三聖問答畢寂然而逝時唐咸通八年丁亥孟陬月十日也門人以師全身建塔于大名府西北隅敕謚慧照禪師塔號澄靈合掌稽首記師太略住鎮州保壽嗣法小師 延沼 謹書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終

虛堂錄代別

侍者 無隱 編

舉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乃云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云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代云啓子者多

舉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云說定法又問今日說何法云說不定法外道云昨日說定今日何說不定世尊云昨日定今日不定

代外道相顧而去

舉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咄云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

代文殊云世尊末後殷勤

舉梁武帝請傅大士講經士纔陞座以尺拊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誌公乃問陛下還會麼帝云不會誌公云太士講經竟

代武帝云實爲罕聞

舉忠國師因肅宗皇帝問師在曹溪得何法師云陛

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帝云見師云丁釘著懸挂著

代云曹溪何在

舉忠國師問南泉甚處來泉云江西師云還將得馬大師真來否泉云只者是師云背後底鬻泉休去

代南泉以脚一抹便行

舉忠國師因麻谷到乃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師云汝既如是何用見吾谷又振錫一下

代云子合見吾

舉忠國師因虞軍容問師住白崖山時如何修行師喚童子以手摩頂云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

向後莫受人謾軍容無語

代云弟子此去更不禮佛

舉豐于因寒山子問古鏡不磨如何照燭于云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山云此是不照燭也更請道于云萬德不將來教我道甚麼寒拾俱作禮而退

代云因我致得

舉布袋和尚常將布袋并破蓆於通衢往來布袋內盛鉢孟木履魚飯菜肉瓦石土木諸般總有或於稠人處打開布袋內物撒下云看看又一一將起問人云者箇喚作甚麼衆無對

代云醜婦擧眉

舉無著往臺山文殊問大德從何方而來云南方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云多少衆云或三百或五百無著却問和尚此間如何住持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云多少衆云前三三後三三代云幾不到此

舉無著臺山遇文殊喫茶次殊拈起玻璃盞問南方還有者箇麼云無殊云尋常將甚麼喫茶著無對

代一揖便起

舉南泉示衆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時有僧

出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僧無對
代云若有人看事某也不辭

舉南泉示衆法身具四大有人道得與他一腰褌道
吾出云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泉
不違前言乃與一腰褌

代道吾叩齒捏訣

舉黃檗示衆汝等諸人盡是曠酒糟漢與麼行脚何
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
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代僧云深荷成褌

舉趙州在南泉時井樓上見泉行過乃垂一足云相
救相救泉於踏梯上打云一二三四五州具威儀上
方文云適來謝和尚相救

代云老僧不着便

舉西堂因路逢天使留齋次偶驢子鳴使云頭陀堂
舉頭使指驢堂却指使使無對

代云下官罪過

舉歸宗因李渤問須彌芥子渤卽不疑芥子納須
彌莫是妄否宗云人傳史君讀萬卷書是否曰然宗
云身如椰子大萬卷書著向甚處李公俛首而已

代李云將謂無人

舉大梅因龐居士問久響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梅云爾向甚處下口士云百雜碎梅云還我核子來

代云平出

舉榮英因趙州上法堂東觀西觀英云作甚麼云探水云我者裏一滴也無探箇甚麼州將主文靠壁而出

代云莫道得便宜

舉洞山因僧問三身中那箇說法山云吾常於此切僧後問曹山洞山道吾常於此切意旨如何曹云要

頭斫將去僧又問雪峯峯以主文劈口打云我也曾到洞山來僧無語

代云氣急殺人

舉石室因杏山入碓坊相見乃云不易行者望云有甚不易開心碗子盛將來無蓋盤子合將去杏無語

代云龍門之下

舉章敬因小師遊方回乃問汝離此多少年云自離和尚將及八載敬云辨得箇甚麼小師就地上一圓相敬云只者箇更別有小師畫破圓相作禮而退代云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舉雪峯因僧辭問甚處去云禮拜徑山和尚去云徑山忽問爾此間佛法如何爾作麼生道云待問即道峯便打却回問鏡清云者僧過在甚處便喫棒清云問得徑山徹困也峯云徑山在浙中因甚問得徹困清云不見道遠問近對峯休去

代云魯般繩墨

舉雪峯辭洞山山云甚處去云歸嶺中去云當時從甚路出云從飛猿嶺出云今向甚路去云飛猿嶺去云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云不識云為甚不識云他無面目云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峯無對

代云不以眼見

舉雪峯因鼓山來參纔入門峯搗住云是甚麼山契悟舉手作舞云子作道理耶云何道理之有峯印之

代鼓山云和尚終不謾小子

舉靈雲問僧甚處去云雪峯云我有信寄雪峯云便請雲脫履拋向面前僧便去峯問甚處來云靈雲云和尚安否云有信相寄道了脫履拋向面前峯休去

代云念汝遠來

舉長慶一日陞堂衆集定慶拽出一僧云大衆禮拜者僧著又云者僧有甚長處却教大衆禮拜衆無對

代云得得得

舉靈樹因有尼送齋鉢孟與師遂托起問云者箇出在甚處尼云出在定州樹乃撲破尼無對

代云某甲不會和尚意

舉雲居膺和尚聞山下有一僧住庵令侍者送袴一腰與之僧云我自有孃生袴竟不受再令侍者去問孃未生時著箇甚麼僧無語

代云誰敢相昧

舉雲門嘗舉馬大師道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者箇為主乃云好語只是無人問我時有僧便問如何是

提婆宗門云西天九十六種儂是最下種

代禮拜了退

舉雲門問首座山河大地與汝自己是同是別云同門云一切物命蛾蚋蟻子與汝自己是同是別云同門云爲甚于戈相待

代首座吐舌側立

舉雲門問僧甚處來云禮塔來門云誰我僧云某甲實禮塔來門云五戒也不持僧無語

代云某甲乍入道

舉葉縣省和尚問僧日暮投林朝離何處云某甲不

曾參禪縣云爾生身入地獄僧無語

代云誰不承恩

舉葉縣問僧近離甚處云襄州縣拽童子攔一擱便喝出僧無語

代云入水見長人

舉韓文公問僧承聞講得肇論是否云是公云肇有四不遷是否云是公將茶盞撲破云者箇是遷不遷僧無語

代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舉洛浦一日因侍者云肇法師製得四論也甚奇怪

浦云肇公甚奇怪要且不見祖師者無語

代云打草蛇驚

舉寶應頤和尚因僧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應云不上天堂即入地獄僧云和尚又作麼生應云還知寶應老漢落處麼僧擬議應以拂子驀口打復喚近前云令合是汝行又打一拂子

代僧擬議處以目眎以手指

舉真點胸在歸宗南和尚會中為首座時歸宗問云承首座常將女子出定話為人是否真云無宗云奢而不儉儉而不奢為甚道無真云若是本分衲僧也

少^{カク}他^ノ鹽醬^ヲ不^レ得^ニ宗^ニ喚^ニ待^テ者^ヲ報^ス典^ニ座^ニ來^ニ日^ニ只^ニ糞^ニ白^ニ粥^ヲ

代云負心人不放債

舉^ス石霜^ノ諸^ノ禪^ノ師^ヲ因^ニ僧^ニ辭^ス霜^ヲ問^フ船^ヲ去^カ陸^ヲ去^カ僧^ニ云^ハ遇^ハ船^ニ即^チ船^ニ遇^ハ陸^ニ即^チ陸^ニ霜^ニ云^ハ我^ノ道^ヲ半^ニ途^ニ稍^シ難^シ僧^ニ無^ク語^ス

代云造次顛沛不忘付囑

舉^ス明^ノ招^ノ到^ニ泉^ノ州^ニ坦^ノ長^ノ老^ノ處^ニ坦^ニ云^ハ夫^ノ參^ノ學^ノ一^ノ人^ノ所^ニ在^ニ亦^モ須^ク到^ル半^ノ人^ノ所^ニ在^ニ亦^モ須^ク到^ル招^ノ便^ニ問^フ一^ノ人^ノ所^ニ在^ニ即^チ不^レ問^フ作^ス麼^ノ生^ノ是^レ半^ノ人^ノ所^ニ在^ニ坦^ニ無^ク語^ス後^ニ却^テ令^ニ小^ノ師^ヲ問^フ招^ノ招^ノ云^ハ欲^ス識^ス半^ノ人^ノ麼^ノ也^モ只^シ是^レ弄^ス泥^ヲ團^ヲ漢^ヲ

代坦長老云却得禮謝

欠

欠

舉翠微無學禪師問丹霞如何是諸佛師霞咄云幸
自可憐生須要執巾帚作麼微退身三步霞云錯微
乃進前霞亦云錯微翹一足旋身一轉而去霞云得
即得孤他諸佛師

別云錯錯

舉忠國師因西堂藏與馬祖馳書至師問汝師說甚
麼法藏從西過東立師云只者箇別更有麼藏從東
過西立師云者箇是馬祖底仁者底作麼生藏云早
箇呈似和尚了也

別西堂後語云來時教請取回書

舉馬祖因有僧於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乃云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答祖乃畫一畫云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答汝了也

別請答處云老僧年庚在坎

舉南泉示衆江西馬祖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時趙州出禮拜了退續有僧問趙州上座禮拜意作麼生州云汝却問取和尚僧又問南泉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泉云他却領得老僧意

別面壁而坐

舉歸宗剗草次有座主來參偶見一蛇過宗遂鉏斷主云久嚮歸宗元來是箇龜行沙門宗云爾龜我龜

別云好心不得好報

舉麻谷問臨際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際云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速道谷拽際下禪牀却坐際遂起云不審谷擬議際便喝拽谷下禪牀却坐谷便出去

別臨際不審處云野狐精便起去

舉西堂藏和尚一日普請次云因果歷然爭奈何時有僧出以手托地堂云作甚麼僧云相救相救堂云

大衆者箇師僧猶較些子僧拂袖便走堂云師子身
中蟲自食師子肉

別僧拂袖走處云莫犯人苗稼

舉雲巖問百丈每日區區爲阿誰丈云有一人要巖
云因甚不教伊自作丈云他無家活

別百丈云從來尊貴

舉三角印和尚示衆若論此事貶上眉毛早已蹉過
了也時麻谷出問貶上眉毛卽不問如何是此事角
云蹉過了也谷乃掀倒禪牀角便打

別麻谷初問云脚鐵負鞍去

舉魯祖因洞山來參禮拜了侍立少頃而出却再入
來祖云只恁麼只恁麼所以如此洞山云大有人不
肯祖云作麼取汝口辯洞山乃侍奉數月

別洞山前語云不辭路險來見和尚

舉磁州馬頭峯藏和尚示衆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
說無知南泉云與麼則依師道始得一半

別南泉云六耳不同謀

舉齊峯和尚因龐公問此去峯頂有幾里峯云甚麼
處去來公云可煞峻硬不得問著峯云是多少公云
一二三峯云四五六公云何不道七峯云纔道七便

有八公云得也得也峯云一在添取公便喝峯亦喝
別初喝云龐公從來作家

舉瀉山見劉鐵磨來山云老特牛汝來也磨云來日
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否山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

別劉鐵磨云人天福報不如老師

舉紫湖問劉鐵磨久嚮劉鐵磨莫便是否磨云不敢
湖云左轉右轉磨云和尚莫顛倒湖便打

別劉鐵磨云賴遇外人不知

舉瀉山山下有一僧住庵仰山到彼舉瀉山示衆道
如許多人只得大機不得大用只如山中和尚與麼

道意作麼生僧云更請舉看仰山復舉被僧闌胸一
踏仰歸舉似瀉山山呵呵大笑

別被踏處云將謂爾不曾見山中和尚

舉洪州米嶺和尚示衆云莫過於此時有僧問未審
是甚麼莫過於此嶺云不出是其僧後問長慶爲甚
麼不出是慶云汝擬喚作甚麼

別長慶云聽響之流

舉廣慧真和尚因風穴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
甚處去惠云常在闌闌中要且無人見穴云備徹也
別風穴云知汝力弱

料掉沒交涉

別小塘云深領慈悲

舉立沙與地藏_ニ在_テ方丈_ニ說話_ス夜深_ニ乃云侍者_ト關隔_シ子門_ト了_レ汝作_ル麼生_カ出得_セ地藏云喚_テ甚麼_ナ作_ル門_ト

別地藏云一家父子

舉仰山侍_ス瀉山_ニ忽聞_ク鳥鳴_ク瀉云伊說_ク事_ヲ却徑_ク云不可_ク向_テ別人_ニ道_フ瀉云何故_{コト}云爲_シ伊說_ク太直_ク瀉云多少_ク法門_ト寂子一時_ニ推_ス下_ス云推_ス下_ス事作_ル麼生_カ瀉山敲_ク禪牀_ト三下_ト

別仰山後語云味和尚則不可

舉長慶稜和尚問_ク僧甚處_{ヨリ}來_レ僧云鼓山_ニ云鼓山_ニ有_リ不_レ

跨_シ石門_ニ底_ニ句_ヲ有_リ人借_ヒ問_フ汝作_ル麼生_カ道云昨夜_ニ宿_シ報慈_ニ慶云若_シ劈脊_ニ棒_ヲ汝又作_ル麼生_カ僧云和尚_ニ若_シ行_ハ此棒_ヲ不_レ虛受_レ人天_ニ供養_ヲ慶云幾乎_ニ放_シ過_シ

別云把_テ火_ヲ夜遊_シ

舉雲門問_ク巴陵_ニ雪峯_道開_ク却門_ヲ達磨_來也意作_ル麼生_カ陵云築_シ著_シ和尚_ノ鼻孔_ニ門云修羅_惡發_シ把_テ須彌_山一_擱踔_シ上_テ梵天_ニ報_ス帝釋_ニ爲_シ甚麼_ト却_テ去_テ日本國_裏藏_シ身_ヲ陵云莫_ク恁麼_ニ心行_ハ好_シ門云汝道_フ築_シ著_シ又作_ル麼生_カ

別巴陵後語云彼此老大

舉洞山聰和尚凡新到_レ便問_ク瀉山水牯牛_ト作_ル麼生_カ會

前後皆不契雪竇到亦問竇云作後人標榜山擬道
竇以坐具拂一下便行山云且來上座竇云未參堂
別洞山擬道處云牛齋

舉滄山見香嚴仰山作餅次滄云當時百丈先師親
得者箇道理仰山與香嚴相顧云甚麼人答得此話
滄云有人答得仰云阿誰滄指水牯牛云道道仰取
一束草來嚴取一桶水來牛纔低頭喫滄云與麼與
麼不與麼不與麼二人俱作禮滄云或時明或時暗
別滄山後語云勞而無功

舉涌泉因雪峯訪乃門送峯入轎了泉云者箇四人

鼻那箇幾人鼻峯聳身云道甚麼泉再舉峯云行行
他不曾

別涌泉再舉處云和尚穩乘轎子

舉德山因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山云與麼無禮
合喫山僧手中棒僧拂袖便行山云饒汝如是也只
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山打云須是我打爾始得僧云
諸方有明眼人在山云天然有眼僧擘開眼云貓便
出山云黃河三千年一度清

別云我平生好打人今日不合停囚長智

舉道場訥和尚因僧問如何得見聞性不隨緣云汝

聽看僧作禮場云聾人也唱胡家曲好惡高低自不知僧云聞性宛然也場云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

別僧聞性宛然處喚僧近前少立擬議唾出

舉南泉問僧夜來好風僧云夜來好風泉云吹折門前一枝松僧云吹折門前一枝松次問一僧夜來好風僧云是甚麼風泉云吹折門前一枝松僧云是甚麼松泉云一得一失

別南泉後語咨嗟云明皇幸蜀

舉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藥者殊云是藥採將來善

財乃拈一枝草度與文殊殊拈起示衆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別文殊接草處與一嗅復度與善財

舉孚上座初參雪峯跨門纔見雪峯便參主事次日却來禮拜云昨日觸忤和尚峯云知是般事便休

別云我此間來千去萬

舉石梯一日見侍者托鉢上堂乃喚侍者者應諾梯云甚處去云上堂齋去梯云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云除此外別道箇甚麼梯云我只問汝本分事云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梯云不謬爲吾侍者